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

話說寶釵分明聽見黛玉剋薄他，因惦记著母親哥哥，並不回頭，一徑去了。這裡黛玉仍舊立於花陰之下，遠遠的卻向怡紅院內望著。只見李紈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並丫鬚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，只不見鳳姐兒來。心裡自己盤算，說道：「他怎麼不來瞧瞧寶玉呢？便是有事纏住了，他必定也是來打個『花胡哨』，討老太太、太太的好兒纔是呢。今兒這早晚不來，必有原故。」一面猜疑，一面抬頭再看時，只見花花簇簇一群人，又向怡紅院內來了。定睛看時，卻是賈母搭著鳳姐的手，後頭邢夫人王夫人，跟著周姨娘並丫頭媳婦等人，都進院去了。黛玉看了，不覺點頭，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，早又淚珠滿面。少頃，只見薛姨媽寶釵等也進去了。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道：「姑娘，吃藥去罷，開水又冷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到底要怎麼樣？只是催？我吃不吃，與你什麼相干？」紫鵲笑道：「咳嗽的纔好了些，又不吃藥了。如今雖是五月裡，天氣熱，到底也還該小心些。大清早起，在這個潮地上站了半日，也該回去歇歇了。」

一句話提醒了黛玉，方覺得有點兒腿酸，呆了半日，方慢慢的扶著紫鵲，回到瀟湘館來。一進院門，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，苔痕濃淡，不覺又想起《西廂記》中所云「幽僻處可有人行？點蒼苔白露冷冷」二句來；因暗暗的歎道：「雙文雖然命薄，尚有孀母弱弟；今日我黛玉之薄命，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！」想到這裡，又欲滴下淚來。不防廊下的鸚鵡見黛玉來了，嘎的一聲，撲了下來，倒唬了一跳，因說道：「你作死呢！又扇了我一頭灰。」那鸚鵡又飛上架去，便叫：「雪雁，快掀簾子，姑娘來了。」

黛玉便止住步，以手扣架，道：「添了食水不曾？」那鸚鵡便長嘆一聲，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韻。接著念道：「儂今葬花人笑癡，他年葬儂知是誰？」黛玉紫鵲聽了，都笑起來。紫鵲笑道：「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，難為他怎麼記了。」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，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鉤上，於是進了屋子，在月洞窗內坐了。吃畢藥，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，滿屋內陰陰翠潤，几簾生涼。黛玉無可釋悶，便隔著紗窗，調逗鸚鵡做戲，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。這且不在話下。

且說寶釵來至家中，只見母親正梳頭呢。看見他進來，便笑著說道：「你這麼早就梳上頭了？」寶釵道：「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。昨兒我去了，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下，由不得哭將起來。薛姨媽見他一哭，自己掌不住，也就哭了一場，一面又勸他：「我的兒，你別委屈了。你等我處分那孽障。你要有個好歹，叫我指望那一個呢？」

薛蟠在外聽見，連忙的跑過來，對著寶釵左一個揖，右一個揖，只說：「好妹妹，恕我這次罷！原是我昨兒吃了酒，回來的晚了，路上撞客著了，來家沒醒，不知胡說了些什麼，連自己也不知道，怨不得你生氣。」

寶釵原是掩面而哭，聽如此說，由不得也笑了，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了！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們娘兒們，你是變著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心淨了。」薛蟠聽說，連忙笑道：「妹妹，這從那裡說起？妹妹從來不是這麼多心說歪話的人哪。」薛姨媽忙又接著道：「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，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些話就使得嗎？當真是你發昏了！」薛蟠道：「媽媽也不必生氣，妹妹也不用煩惱。從今以後，我再不和他們一塊兒喝酒了。好不好？」寶釵笑道：「這才明白過來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你要有個橫勁，那龍也下蛋了！」薛蟠道：「我要再和他們一處喝，妹妹聽見了，只管啐我，再叫我畜生，不是人，如何？何苦來，為我一個人，娘兒兩個天天兒操心！媽媽為我生氣，還猶可；要只管叫妹妹為我操心，我更不是人了。如今父親沒了，我不能多孝順媽媽，多疼妹妹，反叫娘母子生氣，妹妹煩惱，連個畜生不如了！」口裡說著，眼睛裡掌不住掉下淚來。

薛姨媽本不哭了，聽他一說，又傷起心來。寶釵勉強笑道：「你鬧夠了，這會子又來招惹媽媽哭了。」薛蟠聽說，忙收淚笑道：「我何曾招媽媽哭來著？罷，罷，罷！扔下這個別提了。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喝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也不喝茶。等媽媽洗了手，我們就進去了。」薛蟠道：「妹妹的項圈，我瞧瞧，只怕該炸一炸去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黃澄澄的，又炸他做什麼？」薛蟠又道：「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。要什麼顏色花樣，告訴我。」寶釵道：「連那些衣裳我還沒穿遍了，又做什麼？」一時，薛姨媽換了衣裳，拉著寶釵進去，薛蟠方出去了。

這裡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玉，到了怡紅院中，只見抱廈裡外迴廊上，許多丫頭、老婆站著，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裡。母女兩個進來，大家見過了，只見寶玉躺在榻上。薛姨媽問他：「可好些？」寶玉忙欲欠身，口裡答應著「好些」，又說：「只管驚動姨媽、姐姐，我當不起。」薛姨媽忙扶他睡下，又問他：「想什麼，只管告訴我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想起來，自然和姨媽要去。」王夫人又問：「你想什麼吃？回來好給你送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也倒不想什麼吃，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好些。」

鳳姐一旁笑道：「都聽聽：口味倒不算高貴，只是太磨牙了。巴巴兒的想這個吃。」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。鳳姐笑道：「老祖宗別急，我想想，這模子是誰收著呢？……」因回頭吩咐個老婆問管廚房的去要。

那老婆去了半天，來回話：「管廚房的說，四副湯模子都繳上來了。」鳳姐聽說，又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我也記得交上來了，就只不記得交給誰了。多半是在茶房裡。」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，也不曾收。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了來了。

薛姨媽先接過來瞧時，原來是個小匣子，裡面裝著四副銀模子，都有一尺多長，一寸見方，上面鑿著豆子大小，也有菊花的，也有梅花的，也有蓮蓬的，也有菱角的，共有三四樣，打的□分精巧。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：「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，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。要不說出來，我見了這個也認不得是做什麼用的。」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，便笑道：「姑媽不知道。這是舊年備膳的時候兒，他們想的法兒。不知弄什麼麵印出來，借點新荷葉的清香，全仗著好湯。我吃著，究竟也沒什麼意思。誰家長吃他？那一回呈樣做了一回，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？」說著，接過來遞與個婦人，吩咐廚房裡立刻拿幾隻雞，另外添了東西，做□碗湯來。王夫人道：「要這些做什麼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有個原故。這一宗東西，家常不大做，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，單做給他吃，老太太、姑媽、太太都不吃，似乎不大好；不如就勢兒弄些大家吃吃，託賴著連我也嘗個新兒。」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「猴兒，把你乖的！拿著官中的錢做人情。」說的大家笑了。鳳姐忙笑道：「這不相干。這個小東道兒我還孝敬的起。」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裡：「只管好生添補著做了，在我帳上領銀子。」婆子答應著，去了。

寶釵一旁笑道：「我來了這麼幾年，留神看起來，二嫂子憑他怎麼巧，再巧不過老太太。」賈母聽說，便答道：「我的兒！我如今老了，那裡還巧什麼？當日我像鳳丫頭這麼大年紀，比他還來得呢。他如今雖說不如我，也就算好了，比你姨媽強遠了。你姨媽可憐見的，不大說話，和木頭似的，公婆跟前就不獻好兒。鳳兒嘴乖，怎麼怨得人疼他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要這麼說，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？」賈母道：「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；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，倒不如不說的好。」寶玉笑道：這就是了。我說大嫂子倒不大說話呢，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的疼。要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，這些姐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提起姐妹，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萬真，從我們家裡四個女孩兒算起，都不如寶丫頭。」薛姨媽聽了，忙笑道：「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。」王夫人忙又笑道：「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丫頭好，這倒不是假話。」寶玉勾著賈母，原為要讚黛玉，不想反讚起寶釵來，倒也意出望外，便看著寶釵一笑。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。

忽有人來請吃飯，賈母方立起身來，命寶玉：「好生養著罷。」把丫頭們又囑咐了一回，方扶著鳳姐兒，讓著薛姨媽，大家出房去了，猶問：「湯好了不曾？」又問薛姨媽等：「想什麼吃，只管告訴我，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咱們吃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老太太也會惱他。時常他弄了東西來孝敬，究竟又吃不多兒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姑媽倒別這麼說。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，要不嫌人肉酸，早已把我還吃了呢！」

一句話沒說了，引的賈母眾人都哈哈的大笑起來。寶玉在屋裡，也掌不住笑了。襲人笑道：「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！」寶

玉手拉著襲人，笑道：「你站了這半日，可乏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拉他身旁坐下。襲人笑道：「可是又忘了。趁寶姑娘在院子內，你和他說，煩他們鶯兒來打上幾根條子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虧了你提起來！」說著，便仰頭向窗外道：「寶姐姐，吃過飯，叫鶯兒來，煩他打幾根條子，可得閒兒？」寶釵聽見，回頭道：「是了。一會兒就叫他來。」

賈母等尚未聽真，都止步問寶釵何事。寶釵說明了。賈母便說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幾根罷。你要人使，我那裡閒的丫頭多著呢。你喜歡誰，只管叫來使喚。」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：「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。有什麼使喚的去處？他天天也是閒著淘氣。」大家說著，往前正走，忽見湘雲、平兒、香菱等在石山邊掐鳳仙花呢。見了他們走來，都迎上來了。

少頃，出至園外，王夫人恐賈母乏了，便欲讓至上房內坐。賈母也覺腳酸，便點頭依允。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位。那時趙姨媽推病，只有周姨媽與那老婆丫頭們忙著打簾子，立靠背，鋪褥子。賈母扶著鳳姐兒進來，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。寶釵湘雲坐在下面。王夫人親自捧了茶來，奉與賈母；李宮裁捧與薛姨媽。賈母向王夫人道：「讓他們小妯娌們伏侍罷，你在那裡坐下，好說話兒。」

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，便吩咐鳳姐兒道：「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裡，添了東西來。」鳳姐兒答應出去，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。那邊的老婆們忙往外傳了。丫頭們忙都趕過來，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。請了半天，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；迎春身上不耐煩，不吃飯；那黛玉是不消說，頓飯只好吃五頓，眾人也不著意了。

少頃飯至，眾人調放了桌子。鳳姐兒用手巾裹了一把牙箸，站在地下，笑道：「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，還聽我說就是了。」賈母笑向薛姨媽道：「我們就是這樣。」薛姨媽笑著應了。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箸，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，兩邊是寶釵湘雲的。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著放菜。鳳姐先忙著要乾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。

少頃，蓮葉湯來了。賈母看過了。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裡，便命玉釧兒與寶玉送去。鳳姐道：「他一個人難拿。」可巧鶯兒和同喜都來了。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，便向鶯兒道：「寶二爺正叫你去打條子，你們兩個同去罷。」

鶯兒答應著和玉釧兒出來。鶯兒道：「這麼遠，怪熱的，那可怎麼端呢？」玉釧兒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說著，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，命他端了跟著，他兩個卻空著手走。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，玉釧兒方接過來了，同著鶯兒進入房中。襲人、麝月、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玩笑呢，見他兩個來了，都忙起來笑道：「你們兩個來的怎麼碰巧，一齊來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接過來。玉釧兒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下，鶯兒不敢坐。襲人便忙端了個腳踏來，鶯兒還不敢坐。

寶玉見鶯兒來了，卻倒分歡喜。見了玉釧兒，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了，又是傷心，又是慚愧，便把鶯兒丟下，且和玉釧兒說話。襲人見把鶯兒不理，恐鶯兒沒好意思的，又見鶯兒不肯坐，便拉了鶯兒出來，到那邊屋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。

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箸來，伺候吃飯。寶玉只是不吃，問玉釧兒道：「你母親身上好？」玉釧兒滿臉嬌嗔，正眼也不看寶玉，半日，方說了一個「好」字。寶玉便覺沒趣，半日，只得又陪笑問道：「誰叫你替我送來的？」玉釧兒道：「不過是奶奶、太太們。」

寶玉見他還是哭喪著臉，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緣故。待要虛心下氣哄他，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，因而便尋方法，將人都支出去，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。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，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，憑他怎麼喪謗，還是溫存和氣，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，臉上方有三分喜色。

寶玉便笑央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嘗嘗。」玉釧兒道：「我從不會喂人東西，等他們來了再喝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不是要你喂我。我因為走不動，你遞給我喝了，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，好吃飯去。我只管耽誤了時候，豈不餓壞了你？你要懶怠動，我少不得忍著疼下去取去。」說著，便要下床，扎掙起來，禁不住嚙嚙之聲。

玉釧兒見他這般，也忍不過，起身說道：「躺下去罷。那世裡造的孽，這會子現世報！叫我那一個眼睛瞧的上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哧的一聲又笑了，端過湯來。寶玉笑道：「好姐姐，你要生氣，只管在這裡生罷。見了老太太、太太，可和氣著些；若還這樣，你就要挨罵了。」玉釧兒道：「吃罷，吃罷！你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了。我都知道啊！」說著，催寶玉喝了兩口湯。寶玉故意說：「不好吃。」玉釧兒撇嘴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個還不好吃，也不知什麼好吃呢！」寶玉道：「一點味兒也沒有。你不信，嘗一嘗就知道了。」玉釧兒果真賭氣嘗了一嘗。寶玉笑道：「這可好吃了！」玉釧兒聽說，方解過他的意思來，原是寶玉哄他喝一口，便說道：「你既說不喝，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喝了。」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喝。玉釧兒又不給他，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。

丫頭方進來時，忽有人來回話，說：「傅二爺家的兩個嬾嬾來請安，來見二爺。」寶玉聽說，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嬾嬾來了。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，原來都賴賈家的名聲得意。賈政也著實看待，與別的門生不同。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。

寶玉素昔最厭勇男轟婦的，今日卻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？其中原來有個緣故。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，名喚傅秋芳，也是個瓊閨秀玉。常聽人說，才貌俱全。雖目未親睹，然遐思遙愛之心，分誠敬。不命他們進來，恐薄了傅秋芳，因此，連忙命讓進來。

那傅試原是暴發的。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，聰明過人，那傅試安心仗著妹子，要與豪門貴族結親，不肯輕意許人，所以耽誤到如今。目今傅秋芳已二、三歲，尚未許人。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，根基淺薄，不肯求配。那傅試與賈家親密，也自有一段心事。

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，偏偏是極無知識的，聞得寶玉要見，進來只剛問了好，說了沒兩句話。那玉釧兒見生人來，也不和寶玉廝鬧了，手裡端著湯，卻只顧聽。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，一面吃飯，伸手去要湯。兩個人的眼睛都看著人，不想伸猛了手，便將碗撞翻，將湯潑了寶玉手上。玉釧兒倒不曾燙著，唬了一跳，忙笑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？」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。寶玉自己燙了手，倒不覺的，只管問玉釧兒：「燙了那裡了？疼不疼？」玉釧兒和眾人都笑了。玉釧兒道：「你自己燙了，只管問我。」寶玉聽了，方覺自己燙了。眾人上來，連忙收拾。寶玉也不吃飯了，洗手吃茶，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，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。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。

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，一行走，一行談論。這一個笑道：「怪道有人說他們家的寶玉是相貌好，裡頭糊塗，中看不中吃。果然竟有些獸氣！他自己燙了手，倒問別人疼不疼，這可不是獸了嗎？」那個又笑道：「我前一回來，還聽見他家裡許多人說，千真萬真，有些獸氣。大雨淋的水雞兒似的，他反告訴別人：『下雨了，快避雨去罷。』你說可笑不可笑？時常沒人在跟前，就自哭自笑的；看見燕子，就和燕子說話；河裡看見了魚，就和魚兒說話；見了星星、月亮，他不是長吁短歎的，就是咕咕嚕嚕的。且一點剛性兒也沒有，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。愛惜起東西來，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；糟蹋起來，那怕值千值萬，都不管了。」兩個人一面說，一面走出園來回去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襲人見人去了，便攜了鶯兒過來，問寶玉打什麼條子。寶玉笑向鶯兒道：「纔只顧說話，就忘了你了。煩你來不為別的，替我打幾根絡子。」鶯兒道：「裝什麼的絡子？」寶玉見問，便笑道：「不管裝什麼的，你都每樣打幾個罷。」鶯兒拍手笑道：「這還了得！要這樣，年也打不完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好姑娘，你閒著也沒事，都替我打了罷。」襲人笑道：「那裡一時都打的完？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幾個罷。」鶯兒道：「什麼要緊？不過是扇子，香墜兒，汗巾子。」寶玉道：「汗巾子就好。」鶯兒道：「汗巾子是什麼顏色？」寶玉道：「大紅的。」鶯兒道：「大紅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，或是石青的，纔壓得住顏色。」寶玉道：「松花色配什麼？」鶯兒道：「松花配桃紅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纔妖艷。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妖艷。」鶯兒道：「蔥綠柳黃，可倒還雅致。」寶玉道：「也罷了。也打一條桃紅，再打一條蔥綠。」鶯兒道：「什麼花樣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也有幾樣花樣？」鶯兒道：「一炷香，朝天凳，象眼塊，方勝，連環，梅花，柳葉。」寶玉道：「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？」鶯兒道：「是『攢心梅花』。」寶玉道：「就是那樣好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。窗外婆子說：「姑娘們的飯都有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吃飯

去，快吃了來罷。」襲人笑道：「有客在這裡，我們怎麼好意思去呢？」鶯兒一面理線，一面笑道：「這打那裡說起？正經快吃去罷。」襲人等聽說，方去了，只留下兩個小丫頭呼喚。

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，一面說閒話；因問他：「□幾歲了？」鶯兒手裡打著，一面答話：「□五歲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本姓什麼？」鶯兒道：「姓黃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個姓名倒對了，果然是個『黃鶯兒』。」鶯兒笑道：「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，叫做金鶯。姑娘嫌拗口，只單叫鶯兒。如今就叫開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寶姐姐也就算疼你了。明兒寶姐姐出嫁，少不得是你跟了去了。」鶯兒抿嘴一笑。寶玉笑道：「我常常和你花大姐姐說：明兒也不知那一個有造化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！」鶯兒笑道：「你還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的人沒有的好處呢，模樣兒還在其次。」寶玉見鶯兒狡腔婉轉，語笑如癡，早不勝其情了，那堪更提起寶釵來？便問道：「什麼好處？你細細兒的告訴我聽。」鶯兒道：「我告訴你，你可不許告訴他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正說著，只聽見外頭說道：「怎麼這樣靜悄悄的？」二人回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寶釵來了。寶玉忙讓坐。寶釵坐下，因問鶯兒：「打什麼呢？」一面問，一面向他手裡去瞧，纔打了半截兒。寶釵笑道：「這有什麼趣兒？倒不如打個絡子，把玉絡上呢。」一句話提醒了寶玉，便拍手笑道：「倒是姐姐說的是。我就忘了。只是配個什麼顏色才好？」寶釵道：「用鴉色斷然使不得，大紅又犯了色，黃的又不起眼，黑的太暗。依我說，竟把你的金線拿來，配著黑珠兒線，一根一根的拈上，打成絡子，那纔好看。」

寶玉聽說，喜之不盡，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。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，告訴寶玉道：「今兒奇怪，剛纔太太打發人給我送了兩碗菜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必定是今兒菜多，送給你們大家吃的。」襲人道：「不是。說指名給我的，還不叫過去磕頭。這可是奇了？」寶釵笑道：「給你的你就吃去，這有什麼猜疑的？」襲人道：「從來沒有的事，倒叫我不好意思的。」寶釵抿嘴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就不好意思了？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！」

襲人聽了話內有因，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，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，便不再提了，將菜給寶玉看了，說：「洗了手來拿線。」說畢，便一直出去了。吃過飯，洗了手，進來拿金線給鶯兒打絡子。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。

這裡寶玉正看著打絡子，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果子來給他吃，問他：「可走得了麼？要走的動，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。太太著實惦記著呢。」寶玉忙道：「要走得了，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去。疼的比先好些，請太太放心罷。」一面叫他兩個坐下，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纔那果子拿一半送給林姑娘去。秋紋答應了，剛欲去時，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，寶玉忙叫快請。

要知端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